

世俗化、反世俗化与“消解世俗化”

——评伯格的宗教复兴与政治伦理

陈村富

提要:1997-98年,霍金斯大学尼采学院的“外国政治研究所”同“伦理与公共政治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宗教与政治”系列讲座。波士顿大学经济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学家 Peter L Berger 应邀作了主题发言: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Overview*。应邀主讲的还有杜维明, Jonathan Sacke, George Weigel, Davie Martin, Grace Davie, Abdullahi A An Naim, 他们依序分别就当代中国宗教、犹太教与现代世界政治、John Paul II 时代的罗马天主教、福音派的崛起及其政治含义、欧洲例外论及当代伊斯兰运动等发表自己的见解。报告人认为,近 20 年的事实表明,除了西欧,在当代世界宗教不但没有削弱,而且更加引人注目,对世界政治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这一现象,伯格提出用 *Desecularization* 来解释。他认为,“现代化必然导致宗教在社会层面和个人精神层面的衰落,这个基本观点业已证明是不对的。现代化的确招致某些世俗化的结果,但是它同时也唤起强有力的反世俗化运动。而且社会层面的世俗化同个人意识方面的世俗化并无必然联系。……至少可以说,宗教和现代性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1]伯格接着分别介绍了本世纪末福音派的崛起、伊斯兰民族主义运动、南美和非洲的天主教的扩展等等,认为正在兴起一场宗教复兴运动,所以,可以预言“21 世纪的宗教决不会比本世纪逊色”^[2]。

本文认为,伯格等 7 位演讲人所列举的事实无疑是存在的,中国近 20 年有过一阵宗教热也是确实无疑的,问题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以及怎样评估它在未来政治和伦理生活的作用。文章围绕伯格的 *Desecularization* 理论作了深刻剖析,并提出了不同意见。

关键词: 世俗化 反世俗化 消解世俗化 宗教 政治伦理

作者陈村富,男,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28)

一、“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里”是不真实的吗?

伯格以当前世界宗教同过去一样盛行为由否定“the assumption that we live in a secularized world”。这就提出一个问题:15-16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世界”的根据是什么?宗教在当前的盛行是否能推翻“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里”这一论断。

伯格在报告的第七部分“宗教复兴:根源与展望”中说:某种程度上讲,今日的世俗性有其特殊的现代形式(曾有过早期形式,例如儒学和希腊文化的样式)。原文是:To the extent that secularity today has a specifically modern form (there were earlier forms, for example, versions of Confucianism and Hellenistic culture). 可见,他的“世俗性”、“世俗化”概念是非常宽泛的,连儒家学说和希腊文化也是世俗化的典范。我认为宗教是尘世的人对超世的信仰,所以历史上有宗教以来就存在关于尘世和超世、世俗社会 (secular society) 和圣洁社会 (sacred society) 的问题。凡是非宗教的领域,可以叫做世俗的领域;非宗教的利益、权力、学说等可以

叫做世俗的(或尘世的、现世的)利益、权力和学说。但是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人们所说的“世俗性”(secularity)“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与“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相对而言的专门术语。无论是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还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或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德里达、福柯、拉康及反对德里达的后现代理论的哈贝马斯,他们对现代性的态度与解释不同,但是关于现代社会的特征、关于现代社会必然产生世俗化倾向等等基本事实是直言不讳的。我们可以将各派学者的共同看法归结如下:

1. 中世纪以封闭的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农业劳动被认为是合乎人性的基本劳动,庄园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新型社会即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开放型的商品生产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勤劳致富是符合圣经和上帝教诲的天职。包含更多科技含量和技艺水平的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成了更受尊重的劳动。因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富兰克林),所以创造性的劳动才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而农业劳动只是简单再生产的重复性劳动。中世纪的庄园经济以自给自足为目标,近代社会自15世纪大航海运动以来就以世界市场为目标,以致当今达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发达的商品经济(包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以货币为中介,以利润为目标。在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以为政治活动、宗教活动是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在商品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经济活动是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关注经济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本身就是近代社会影响下的产物,其目标就是改革宗教使之与商品生产的当代社会相适应。现代社会同过去的最大区别,首先就是经济关系的改变,这一改变首先使人们在经济利益领域追求世俗的利益,也使经济领域首先抹去了宗教的神圣的光环,使之成为人们的赤裸裸的世俗的谋利行为。因此,现代社会经济的变动必然使经济活动成为世俗的活动,这种世俗的活动淡化了宗教的色彩。宗教首先在经济领域削弱了。从文艺复兴到本世纪,尽管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宗教的影响不同,但是凡是走上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民族和国家,这个世俗化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2. 商品生产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商品所有者各方对自己的商品拥有自主权,他们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商品以什么价格同谁交换,如何交换。近代社会的商品生产天然地带来了自由、平等和个人自主、个人尊严、个人利益的观念。这样,中世纪的神权观念和等级制度就逐步瓦解了。希腊人的人文精神,基督教的圣爱观念和人人上帝面前平等的精神,以文艺复兴的形式弘扬光大。然而,新时代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以人权即人们的合乎本性的天然权利的形式出现。这种形态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成了政治伦理、文艺理论的核心。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原则取代了“君权神授”、“教权高于政权”的理论。从14-15世纪至今,尽管19世纪和本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有过两次大的复兴,但是无法改变“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这一局面。不仅是伯格视为例外的西欧,而且整个欧洲,美洲占支配地位的都是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世俗政治和伦理,即使是伊斯兰世界、非洲和印度也都深受影响。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等,在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层面,也还是世俗化占主导地位。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在伦理生活方面,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宗教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犹太民族及少数民族之中,宗教色彩是非常浓厚的。

3. 高科技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以及高科技的世俗性是众人的共识。这里仅仅针对我们的论题作三点补充。第一,科技的动力和深刻根源在于当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或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其根本特征就是由竞争而引发的扩大再生产。所以,姑且不论政治和军事上的因素,现代经济本身就存在人追求高科技的强大的内驱力。因此,现代科技所体现的世俗性,其根源深藏于现代性之中。第二,高科技的发展膨胀了潜存于人类自身中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能力,它使人类的智、情、欲严重失衡,也使理性中的沉思理性、实践理性和工具理性严重失衡。工具理性追求效应和利益,致力于满足人们的无止境的物质生活追求和权力、利益的扩张。工具理性没有良心和灵魂,它的成果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用于制造毁灭人类的武器;既可以控制自然,也可以破坏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科学技术本来是人类的聪明才智(理性)的创造,本应为人类所控制,为全人类服务,但是它却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灵性追求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导致人自身为技术所控制。理性的工具性的功能强化了,

然而它是以理性的批判性功能的丧失为代价的。人类创造了模拟人脑功能的机器,不幸的是,人却变得越来越象机器了。人的智力变得越来越象机器的智能,习惯于准确无误地对符号作出反应。高科技还使艺术家丧失了个性和良心,成就了一批谋利的堕落的赚钱能手,甚至以假唱俘虏听众,最后使台上台下都失去了人的本真状态。没有灵魂、没有灵性、没有良知的人是没有信仰可言的。第三,现代科学技术对信仰与理性、科学与宗教提出了新的挑战。近代教育也日益失去了人文精神和宗教精神,服从于就业的准备,似乎教育的目标就是培育人的工具理性,学会适应和操作技术。电化教育、远程教育增加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然而一个学生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他的老师和同学,人们在这个交往繁多的社会仍然感到陌生、疏远、孤独和不自在,离救赎之路显得更远了。

4. 现代的经济生活,世俗的社会生活和科技统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思维方式,所以个人的意识层面也就难免世俗化了。诚然,如同伯格说的,社会层面的世俗化并不意味着个人意识层面的世俗化。但就一般趋向而言,个人意识层面的世俗化是不可避免的,否则社会与个人将是二元化的分裂,这在个别人是可能的,但是就人类总体而言是不可能的,分析启蒙以来几个世纪的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家庭、民族等社会共同体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甚至语言都发生了世俗化的倾向。

上面我们从经济、政治和科技氛围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各个层面考察了文艺复兴至今的现代社会的特征,说明现代化不可能不影响个人精神层面的世俗化。因此也就从理论和经济事实两个方面向伯格证明了“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世俗社会里”,而世俗化的上述表现的确是古代和中世纪所没有的,是现代化带来的。所以,尽管“世俗化理论”各人的读解不尽相同,但是“世俗化理论”并没有错,因之,用“消解世俗化”理论取代“世俗化理论”的大前提是不存在的。

伯格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里”是虚假的,但是也未能从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向我们证明“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里”或者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世俗化的世界里”。他在报告的第七部分“宗教复兴:根源与展望”中提到其根源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及“现代化败坏了人们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基本原则”以及精英文化遭到大多数圈外人的愤恨,所以强大的反世俗化宗教运动能获得教外人士的同情。可是他无法象我们上面论证的一样,从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论证现代化并未招致世界世俗化倾向。而且他又承认了现代化败坏了人们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基本原则,这也就是说承认了现代化与世俗化的关系。

二、世俗化、反世俗化、“消解世俗化”与超越世俗化四个走向

伯格认为近二三十年的宗教复兴是反世俗化的结果,所谓“反世俗化”(anti-secular)和“对抗世俗化”(counter-secularizing)也就是他所创造的“消解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在这部分,我们先分析“反世俗化”问题,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再论证“Desecularization”是否成立。他列举了全球许多宗教复兴的事例,可是他没有论述这些宗教复兴对现今和未来世界的政治伦理生活的作用。我认为这恰恰是研究宗教政治和宗教伦理的重大问题。我们不能以赞成和反对世俗化倾向为划界标准,似乎回应世俗化、研究世俗问题就是不好的,而反对世俗化的宗教运动就是好的。我提出“前世俗化”、“世俗化”、“反世俗化”和“超越世俗化”四个概念,对当前世界的宗教现象及其政治伦理生活上的作用做些分析和评估。

(一)“前世俗化”的宗教现象

所谓“前世俗化”(Pre-secularization)的宗教现象指当今世界下列宗教和准宗教现象,它们的兴衰和显现同现代化及世俗化没有必然联系,其中包括:

1. 被禁止的某种宗教、准宗教在开禁后一个时期的复兴。这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各种宗教和准宗教现象的复兴,也属于这种情况。它没有根基,同现代化和世俗化问题无直接关系。

2. 各民族,尤为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和信仰,与该民族可以说是共存亡,有史以来或隐或显,它仅在同一种情况下同现代性和世俗性有关,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进入该社会,危及传统引

起反抗,或是引起共鸣的时候。

3. 神汉、巫婆、算命、看相等传统的迷信活动,一般同现代性、世俗性没有关系;现代性和世俗性反倒起到削弱迷信和神秘主义的活动。

4. 加入某种宗教,特别是那些神秘宗教。它涉及历史上的尘世与超世,但不是现代性引发的世俗性。

这些宗教、准宗教甚至迷信现象当今世界依然存在,但其存在的根基恰恰是过时的。我们认可它的存在,但是它对当今和下世纪的政治和伦理生活,依我看不可指望它有什么大的业绩,相反它的负面效应倒是值得关注的。

(二)世俗性宗教现象

世俗化削弱了宗教,成了抑制宗教增长的一个因素,这是共识。我只想谈一个问题,不要把世俗化都看作坏事。除了负面影响外还有正面的积极作用的一面,就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而言,主要是:

1. 从传统的封闭的农业经济中解脱出来后,农民身份的教徒从事同商品经济相关联的多种职业,眼界开阔,能力提高,收入也增加,有助于他们的素质的提高。

2. 高科技的使用,教徒供献的增加,经济的改善,有利于教会和传统事业的发展。

3. 面对环境危机、精神危机、当代科技的试管婴儿、克隆现象,以及现代消费方式引发的问题,教会和宗教研究机构,作了积极的回应,建立了诸如宗教环境伦理、宗教生命伦理等等学科,因而使得宗教更加贴近世俗民众生活,也使教会自身取得了适应现代社会的经验。

4. 同世俗化相适应,造就了神学理论的空前的繁荣。尽管这一二十年正统的保守的倾向抬头,但是象新自由主义神学、处境神学和本土神学,我认为是有生命力的,至少不比正统的保守的神学前景差。从宗教学术研究角度考虑,我认为象 Karl Barth, Hans Kung, Dietrich Bonhoeffer, Rudolf Bultmann, Paul Tillich, Yves Congar 和 Henri de Lubac, Karl Rahner, Edward Schillebeeckx, Jurgen Moltmann 以及正统派不太喜欢的约翰·希克和潘尼卡,他们更有活力。因为,从学术价值来说,他们所提出和研究的问题远比正统化神学著作丰富、发人深省,对下世纪宗教神学、宗教哲学和宗教伦理的建设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很有时代气息。我发现象 Tillich 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在中国讨论伦理学和人生哲学的文章中出现的概率一点也不比宗教研究文章少。

(三)“反世俗化”宗教现象

“反世俗化”同 Desecularization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反世俗化”者有下列不同的倾向,因而对社会政治伦理起不同的作用:

1. 强烈地反抗现代化和世俗化,回归“圣洁社会”传统,甚至与世隔绝,犹如古希腊主张回归自然的犬儒学派,蔑视一切人类文明,除了狄奥根尼的那个乞食袋和打狗棍,不沾染一切文明的产品。

2. 仇视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各类宗教狂,狭隘民族主义的宗教教派,各种邪教和神秘组织。他们是无法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心理扭曲的产物,是宗教的变态。这种宗教的复兴对人类是个灾难。

3. 抵制世俗化的侵袭,但不反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保守教派和正统教派,例如伯格谈到的福音派和当代罗马天主教。

这三种形态的宗教,只有第三种对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的宗教政治和宗教伦理有积极的贡献。伯格在报告的第五部分“全球的宗教背景”中说:“纵观全球,保守的、正统的、传统的运动,那里都在增长。”他说这些运动都是拒绝适应现代化的。相反,适应现代化的运动和宗教机构都在衰落。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呈增长势头的宗教复兴对社会政治、伦理、和平和稳定是否有帮助。前两种我认为应予否定,而第三种以福音派和当代天主教为代表,他们肯定现代性,但反对世俗性。不过,是否对 21 世纪有积极作用,关键还是同其它反世俗性教派划清界线,从反世俗性过渡到超越世俗性。

(四)超世俗化的宗教现象

“超越世俗化”(Beyond Secularization)的宗教现象:这是对世俗性和反世俗性的超越,就是说它敢于面对世俗社会,但不屈从或附和世俗社会;它同时也反对“反世俗化”的种种形态,反对复归传统,固步自封。

它站在自己宗教的立场上,坚持教义的基本准则,同时它有很大的灵活性、适应性,勇于改革和创新。凡是他人关心的现实问题如环境问题、高科技引发的社会问题,它都不回避,既尊重世俗政权和民族的利益、国家的主权,又体现自己宗教的圣爱与和平的原则。比起前世俗化、世俗化和反世俗化的各种教派,超世俗化的宗教才是最高境界的宗教,真正体现了灵性、理性、人性原则的统一,神—人—自然的和谐,将对未来世纪的国际政治和伦理生活作出有益的切实的贡献。超世俗化的宗教和教徒是未来宗教的代表和希望,这里会出现一批高僧、圣徒和宗教改革家。

三、Desecularization 的理论错误

前面我们讲到在世俗社会面前,可以有三个走向:融入世俗社会;反世俗社会,回归古代,复古非今,甚至反对或仇视现代社会;升华到超世俗化的境界。还有一种就是同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消解哲学家相一致的“消解”世俗性,用伯格的概念就是 Desecularization,可是含义同伯格相反,正好是走向新相对主义、新怀疑主义的渎神或无神论。神无法保佑我赚钱;神未让我官运亨通,竞选得胜;这个世界总是小人得利,君子上当,恶人长寿,好人短命;神在哪儿?当代神学早已无处藏身,天文学、进化论和生命科学早已破除了老掉牙的神灵观念;人间处处是铜臭味,从来没有神仙和皇帝;花钱赚钱全靠我自己;总之,看透了世俗社会,也看透了现行宗教,幡然省悟,彻底告别了神。这正是从现代社会走向后现代社会时的一个现象。所以,从 secular 到 Desecular,实际上是离宗教更远了。结构主义还认定对象具有整体性、自主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解构主义恰恰是对文本进行“消解”,使之边缘化、片断化、多元化。用结构主义观点看教会,它还和该对象有内在的结构,有不同的层次,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尽管它不承认有什么“中心”。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看教会,它就要对教会进行“消解”,即 De-Church,教会就是人们执着某种崇拜心理,按一定的游戏规则组织起来的“怪物”。用结构主义观点阅读《圣经》,那么他注重寻找“文本”的深层结构,把《旧约》39篇、《新约》27篇,看作一个个元素、成分,透过这些篇章寻找内在的隐秘的神启。按后现代的消解哲学去阅读《圣经》,那就象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店》(Plato's Pharmacy)说的,解构阅读就是一场阅读的游戏,是一种“增殖”或“增添”,或者说对文本的“敲打”(Coup),“意义的播散”(Dissemination of meaning)。说得通俗些就是读者介入其中,对文本注入自己的解释,加以引伸和发挥。所以,一千万人读《圣经》就是一千万种《圣经》,牧师、神父的讲道、前人的诠释全是多余的。如果说有什么 Desecularization 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消解世俗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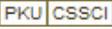
显然这不是伯格的本意。伯格可以辩解说:我是按传统词义来用“De”这一前缀的:消除当代社会的世俗性,复归它的神圣性。然而现代社会的世俗性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深深扎根于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人们的心中,无法重新蒙上中世纪的神秘的面纱。如果说社会层面是世俗的,而个人意识层面是非世俗的,因而 Desecularization 可以成立,那么伯格势必陷入二元论的深渊之中。从伯格本人文章的标题及他主编的这本书的标题看,他是很郑重地使用“De”这一词义的,我们只能说历史作弄了伯格,让他走错了房间,误入洞房,同后现代主义和消解哲学结缘,孕育了 Desecularization。

【注释】

[1][2]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1999,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Pp. 2-3,12.

责任编辑:任宜敏

治伦理

作者: [陈村富](#)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哲学系](#)
刊名: [浙江学刊](#) 
英文刊名: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年, 卷(期): 2001, ""(2)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1条)

1.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1999,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Pp. 2-3、12](#)

相似文献(4条)

1. 期刊论文 [王璇, 王青. Wang Xuan, Wang Qing 世俗化与反世俗化——理论述评 -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9\(2\)](#)

通过对已有世俗化含义的梳理,提出了世俗化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传统世俗化理论与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对世俗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探讨了这两个理论在不同社会背景中的适用性;总结了它们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并对这两个理论做出了评价与展望。

2. 期刊论文 [李林, 李纪增 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 法制与社会 2009, ""\(9\)](#)

当今世界政治文化正在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与其相关联的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权力的合法性越来越依靠政府的有效治理,即政治运作的有效性。然而,政治的有效性是否成为合法性的唯一基础,传统社会的合法性来源在当代社会中是否依然有重要的作用,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反世俗化现象又应当去怎样理解,本文将给与简要的讨论。

3. 期刊论文 [王波 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发展的悖论 - 晋阳学刊 2002, ""\(5\)](#)

与现代化本质相悖的宗教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持续存在并且走向世俗化,与此同时,反世俗化的两种倾向即原教旨主义也与宗教创新与现代化携手并进,理解宗教与现代化这种辩证关系的关键在于现代化的双重因素—全方位与自相矛盾。

4. 学位论文 [王方奇 “和”: 侗族节日文化的审美理想 2007](#)

侗族是一个节日颇多并热爱节日活动的民族,其节日活动的愉悦性、自由性、超越性特征与审美活动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其间渗透着丰富的审美意蕴,这些审美意蕴皆指向以“和”为主导的审美理想。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人与他者的和谐、审美时空的和谐、审美方式的和谐、节日意义的和谐这四方面来描述“和”的显现,提出种类繁多的侗族节日是体现以和谐为特征的审美活动;第二部分揭示“和”的本质在其反世俗化、反结构、凝聚天地人神、顺乎自然这四个方面,指出侗族节日中的“和”对族群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第三部分则从“生”“兴”“乐”“游”这四个方面来论述“和”在节日活动中的审美生成。发现和提出侗族节日文化中蕴涵着以“和”为主导特征的审美理想,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侗族的民族性,并以此观照和反思今天的节日文化,还可以给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

引证文献(1条)

1. [李伟, 程家强 幽灵与虚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 \[期刊论文\] -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xk20010200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b18ac186-288f-4c54-8190-9e4d0074819e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